

张学昕 编著

苏童文学年谱



苏童文学年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童文学年谱/张学昕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 当代著名作家系列)]
ISBN 978-7-309-10906-1

I. 苏… II. 张… III. 苏童-文学研究-年谱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380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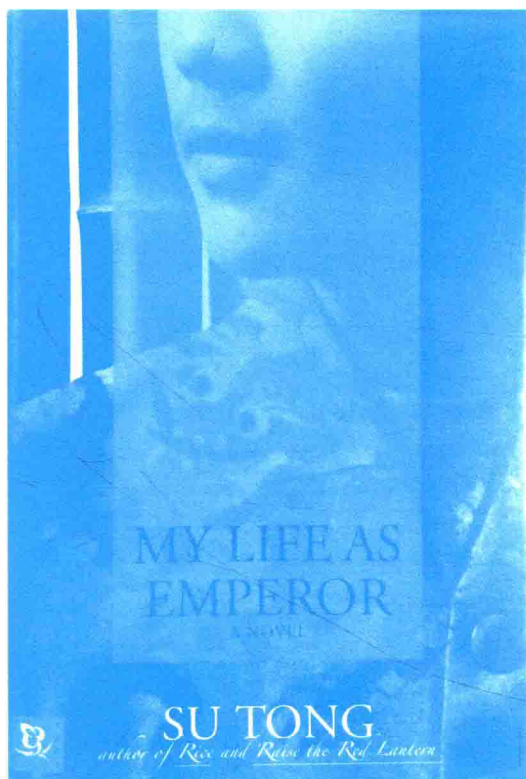
苏童文学年谱
张学昕 编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86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906-1/I · 859
定价: 2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苏童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英文版书影

“苏童以极具特色的炽热语言，描绘了被各自时空所残酷打造成众生相”

——《科克斯书评》

“爱不释手，苏童是一位极富想象力且圆熟的讲述者”

——《旧金山纪事报》

序言

陈思和

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

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后来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学,也是先从研究作家着手,而研究作家先要从编撰年谱着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题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的年谱系列,这套书至今仍是我最珍爱的藏书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谬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学问,大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

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00—1927)”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种扎实的学术风气,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渐渐式微,一些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流行理论、外来术语、教条形式都开始泛滥,搞乱了青年学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坏了良好求实的学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学院,担纲校特聘教授与《东吴学术》执行主编。

林先生从事文学编辑三十余年,对于学界时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编撰当代作家、学者年谱,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作家、学者的详细年谱,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信史。我赞成他的提倡,这个建议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夯实,也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学风培养开拓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乙种:当代著名学者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套丛书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够坚持若干年,不断开拓选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4年4月19日写于鱼焦了斋

一九六三年

一月二十三日，农历虎年的小年夜里，苏童出生。

苏童，原名童忠贵，祖籍江苏扬中。老家在苏州城最北端的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小街上，这是一条很窄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街，从名字看叫齐门外大街，其实是一条小街巷，走到头就可以看见郊区乡村的村落和田野。“我们家以前住在一座化工厂的对面，化工厂的大门与我家的门几乎可以说是面面相觑的”；“我小时候每天都闻着一种类似樟脑的气味”；“我们家后门的河面上就经常停泊着一些油船”^①。郊区农村一直离苏童很近，但是，他对真正的农村生活从未有过深刻的体验，所以，他的作品中也就没有真正的农村生活。他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小说，则是一种典型的虚构和想象。苏童从小生长的这条齐门外大街，后来常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被他虚构成“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苏童大约有二分之一的小小说，都是以这条街为叙事背景的。

^① 苏童：《童年的一些事》，《河流的秘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苏童家里有六口人，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父亲在市里的一个机关上班，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去匆匆，母亲在附近的水泥厂当工人，她年轻时曾经美丽的脸到了中年以后经常是浮肿着的，因为疲劳过度，也因为身患多种疾病。多年来父母亲靠八十多元钱的收入支撑一个六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多么艰辛。”^①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苏童有着许多无法抹去的关于家和亲人的记忆，那应该算是所谓“童年经验”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蕴藉了许多情绪的、精神的碎片，而没有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溺爱，隐约弥漫着的是一种清苦甚或凄清的、别梦依稀的感觉。

一九六六年

四岁。

这一年的五月十六日，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苏童后来回忆道：“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一

① 苏童：《过去随谈》，《河流的秘密》，第76页。

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墙上刷写着打倒×××、×××的标语……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成年后的苏童回到老家，再看见那个干瘦的女人，“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①。“革命”“历史”，在苏童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是残酷、血腥、暴力的印记，这样的童年记忆与经验，对他后来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产生了深远而潜在的影响。

在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段经历时，苏童感慨颇多：“生于六十年代，意味着我逃脱了许多政治运动的劫难，而对劫难又有一些模糊而奇异的记忆。那时还是孩子，孩子对外部世界是从来不作道德评判的，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出于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是出于天性。我记得上小学时听说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让一个女教师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后他们从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师就从山顶上滚落在地上。我没有亲眼见到那残酷的一幕，但是我认识那个女教师。后来我上中学时经常看见她，我要说的是这张脸我一直不能忘怀，因为脸

^① 苏童：《年复一年》，《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0页。

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积的疤痕经过这么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脸上。我要说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中间许多人是有作恶的记录，可以从诸多方面为他们的恶行开脱，但记录就是记录，它已经不能抹去。我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没有人可以给我定罪，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作为一个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人比他们轻松比他们坦荡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七十年代人复杂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①

一九六七年

五岁。

苏童第一次去学校。这一次，他不是去上学，而是去玩。或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所以，他跟着大姐到了她的学校，那是坐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大姐拉着他的手走进教室。“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

^① 苏童：《六十年代，一张标签》，《虚构的热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①这便是学校和老师留给苏童的最初印象。

一九六九年

七岁。

秋季,苏童进入由从前的耶稣堂改建的齐门小学校读书。起初牧师布道的大厅做了这所学校的礼堂,孩子们常常搬着凳子椅子排着队在这里开会,名目繁多的批判会或开学典礼都在这里进行,与昔日此地的宗教仪式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混乱的背景下,苏童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化、文学接受。“入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照,照片上我身穿黄布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②“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

① 苏童:《初入学堂》,《河流的秘密》,第86页。

② 同上,第87页。

的女孩排在了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①，因为“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②。所以，入学的第一天，苏童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可以看出，苏童对环境有着细腻的感受和超常的心理敏感。苏童对环境的“在意”和“精神洁癖”，以及渴望“唯美”的“天性”，在童年、少年时代就可见一斑。

苏童小学时的启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姓陈，是一个温和的白发染鬓的女老师，她的微笑和优雅的仪态适宜于做任何孩子的启蒙教师……后来我的学生生涯里有了许多老师，最崇敬的仍然是这位姓陈的女老师，或许因为启蒙对于孩子弥足珍贵，或许只是因为她有那个混乱年代罕见的温和善良的微笑。”^③可是，苏童读三年级的时候，这位年龄偏大、患了青光眼、几乎失去了视力的陈老师，就带着她的女儿回老家了。苏童曾在

① 苏童：《初入学堂》，《河流的秘密》，第 87 页。

② 苏童：《年复一年》，《寻找灯绳》，第 90 页。

③ 苏童：《过去随谈》，《河流的秘密》，第 78 页。

一篇名叫《初入学堂》的文字里，充满深情地详尽描述了他与陈老师之间难忘的记忆碎片。在苏童的心里，“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她在一个孩子的混沌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辉，陪他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途”^①。多年以后，他路遇陈老师母女离开苏州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陈老师的声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至今还常常萦绕在他的耳边。也许，正是这个优雅的女性启蒙者在课堂上始终不变的微笑和柔和，对苏童日后涉及女性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和潜在的审美导向。

一九七一年

九岁。

小学二年级，苏童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于是休学半年在家专心治病。那时候，苏童跟随父母去医院，坐在父亲的破旧自行车后座上，母亲在后面默默地扶着。“离开医院时天色已近黄昏，我觉得父母的心情也像天色一样晦暗。”大半年内，苏童没有吃过一粒盐，每

^① 苏童：《初入学堂》，《河流的秘密》，第89—90页。

天都是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药。病榻上辗转数月，常常独自在家里熬药喝药，生病造成的痛苦挤走了苏童所有的稚气的幸福感觉，九岁的苏童，便尝到了恐惧死亡的滋味。“命运之神似乎有点太残酷了一点，是对我的调侃还是救赎？我至今没有悟透。”^①正是这种童年时对死亡的体验，才使得苏童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生命的脆弱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对死亡感到恐惧的阴郁氛围。苏童自己曾说道：“我现在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描绘死亡，可以说是一个惯性，但这个惯性可能与我小时候得过病有关。”^②半年之后，苏童的病痊愈了，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上学。也许，九岁的病榻，不仅使苏童懂得了健康的意义，也使他在童年时代就充满对孤独、恐惧和命运的想象，甚至产生些许自闭的倾向。

后来，苏童在小说中每写到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与其他人的那种隔膜感，不仅仅是与成人世界的隔膜，还存在于同年龄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区的生活都有隔膜，因此经常外出徘徊。作品中提到的城北地带，在他童

① 苏童：《九岁的病榻》，《河流的秘密》，第91页。

② 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